

浅析山东方言的词汇美

刘玉颖

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 吉林 长春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0日

摘要

山东方言作为中国北方方言的重要分支, 具备丰富的形式美、内容美和情感美。从形式美角度看, 山东方言的音韵节奏、儿化音和词缀使用体现了语言的和谐与音韵美; 内容美则通过古语的传承和儒家文化的映射, 表现了山东方言的历史深度和文化积淀; 情感美则通过幽默和亲切感的表达展现了方言的情感魅力。文章通过探讨这些层面, 揭示了山东方言在语言美学上的独特价值, 并为方言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山东方言, 词汇艺术, 形式美, 内容美, 情感美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Lexical Beauty of Shandong Dialects

Yuying Liu

Faculty of Arts,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chun Jilin

Received: May 19, 2026; accepted: June 30, 2026; published: July 10, 2026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the Shandong dialect possesses a rich aesthetic of form, content, and emo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al beauty, the phonetic rhythm, erhua pronunciation, and use of affixes in the Shandong dialect reflect the harmony and phonetic beauty of the language; the beauty of content is demonstrated through the inheritance of ancient words and the reflect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highlighting the historical depth and cultural accumulation of the dialect; emotional beauty is expressed through humour and a sense of intimacy, showcasing the dialect's emotional appeal. By exploring these aspects,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unique value of the Shandong dialect in linguistic aesthetics and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reservation of dialects.

Keywords

Shandong Dialect, Lexical Art, Formal Beauty, Content Beauty, Emotional Beau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克罗齐曾言：“美学与语言学，当着真正的科学来看，并不是两事而是一事”[1]。萨丕尔将语言视作“最广博的艺术”，认为每种语言都内含语音、节奏、象征等审美基因，这都体现了语言是蕴含着审美因素。

国外语言美学研究主要以听觉审美、语言诗性本质、美学功能异质同构为主要脉络，对方言美的关注极少，且多集中在文学作品方言词汇的运用上，缺乏对地方方言的针对性探讨。听觉审美的研究以鲍姆加登、韦尔施、贝伦特为代表，他们强调听觉在审美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听觉比视觉更具直接性、情感性与自由性，是语言美感成的生理基础，否定视觉中心主义的审美偏见。语言诗性美的研究则以维科、赫尔德、哈曼等人为代表，主张语言起源具有诗性，原初语言就是诗歌，是生命情感与隐喻思维的具象化。在语言的美学功能上，利奇认为语言具有美学功能，它的美学功能与信息、表达、指示、酬应功能并列，这强调语言能够脱离实用目的，以形式本身实现艺术效果，这为口语美的研究奠定了理论的基础。但这些研究以书面语、诗歌语言为主，对口语、方言的关注极少，且多以印欧语系为范本，对汉语持有偏见。

国内对语言美学的关注起步较晚，整体上重书面轻口语，研究集中在语言形式美、生命节律、有声语言、汉语诗性四个方面。王力对语言音乐美的关注较早，他提出汉语语言形式美理论，认为对偶、声律是核心，语言形式美即音乐美。钱冠连创立美学语言学，提出人体结构与语言系统共振能够生成美感。曾永成、杨守森提出节律感应，认为口语美源于语音节律与生命节律的应和，为语言美提供生理与哲学的依据。辜鸿铭、林语堂指出汉语天然带有诗性，单音节、四声、会意、暗示性等特质让汉语简约灵动、含蓄传神，是汉语语言美的民族基因。之后，学者姜燕(2011)还从声韵美、文言美、形象美、人性美四个维度分析了汉语方言口语的审美特征，指出方言中叠音词、古语词保留及形象化表达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2]。但总的来说，在方言美上，多集中于文艺作品，对方言本身关注较少。

山东方言是中国北方方言的重要分支之一，因地理位置、历史发展及文化背景的不同，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语言特点。山东方言可以粗略划分为东区(东莱片、东潍片)和西区(西齐片、西鲁片)两大区域，各区域的方言特点既有共性也展现了显著的地域差异。东莱片和东潍片靠近沿海地区，词汇上更受胶辽官话的影响，语音节奏轻快而富有韵律，而西齐片和西鲁片则深受中原官话的影响，保留了许多古语词汇及儒家文化的深厚烙印。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在山东方言词汇研究上，成果颇丰，学者王鹏将山东方言词汇的研究分为三个类型，分别是山东方言词汇的整体性研究、地方方言的具体性研究以及方言词汇之间的比较性研究[3]。针对山东方言词汇的整体性研究多是从元明清文学作品中山东方言词汇面貌的研究以及语言与文化点的关联，如高文亮《〈醒世姻缘传〉中的山东方言词浅析》(2010)、刘迪迪《山东方言词汇的地域文化发探》(2014)等文章[4][5]。在具体性研究上，主要针对山东不同地区的方言词汇的针对性探究，如刘国栋《山东蓬莱方言子尾词研究》(2025)、张晶《山东章丘方言词汇研究》(2018)、张盼盼

《山东利津方言词汇的基本特征及文化归因分析》(2015)等[6]-[8]。词汇比较研究与其它两个方面相比,数量较少,主要是将内部新老差异进行比较,如金冉《山东日照方言新老派词汇比较研究》(2025)、任荣《山东邹城市方言新老派词汇调查与比较研究》(2025)等[9][10]。此外,还有方言地理学的研究兴起,刘甜甜(2023)以夏津 56 个方言点为对象,绘制 30 个词汇条目的方言地图,发现夏津方言内部存在显著的南北与东西差异[11];张晋龙(2019)的《山东方言词汇地理研究》基于 113 个方言点,以词汇特征阐释山东方言内部分区,为词汇论证方言分区提供了方法论示范[12]。综上可知山东方言词汇研究成果丰富,但多聚焦在语言与地理、文化的研究上,极少有文章挖掘山东方言词汇的美学价值。因此,本文从形式美、内容美、情感美三个角度,尝试浅析山东方言的词汇美,以期能深化对地域语言的认知,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为语言美学提供更多的研究视角和实践路径。

2. 山东方言词汇的形式美

王力先生认为:“语言形式美……是从多样中求整齐,从不同中求协调,让矛盾统一,形成了和谐的形式美”[13]。山东方言在音韵节奏、词汇对称性和词缀运用上就展现了独特的形式美。

2.1. 音韵节奏的美

山东方言词汇的音韵美本质上就是通过对方言口语的组织,调度,从而产生独特的音乐美,“语言的形式美深深扎根于乐音之中”[14]。

2.1.1. 儿化音的柔和美

儿化是汉语普通话和某些方言中的一种语音现象,即在韵母后面加上卷舌动作,使韵母发生音变,成为一种卷舌韵母。儿尾的本义是小儿义,随着适用范围的扩大才引申出小表爱等意义。小而熟悉的人物更容易和心理上的怜惜、亲昵、轻松、随意等情感态度产生关联,是人类生活认知体验在语言形式上的反映[15]。因此,儿化音本身就带有亲近感,而除去情感上的贴近外,儿化使词语的发音更加婉转、柔和,增添了一种韵律感。在口语表达中,这些儿化词的使用让语言节奏更加明快,富有音乐性,读起来朗朗上口,给人一种和谐动听的感觉。儿化的发音方式使得词语在连读时更加自然流畅,减少了音节之间的突兀感。比如“一会儿”连读成“yīhuìr”,“这儿”连读成“zhèr”,这种连读的自然流畅性让语言表达更加顺畅,增强了语言的连贯性和整体性。

在山东方言的词汇中就有很多的儿化现象。比如在聊城方言中,儿化音就被广泛用于形容词和名词,特别是状态形容词中。儿化音的使用不仅增强了语言的柔和感,还赋予词汇更多的情感色彩。例如,“甜丝丝儿”“软乎乎儿”“黏糊儿”“热乎儿”,这些词在儿化后柔化了语气,带有宠溺和亲和的意味。儿化音的柔化效应体现了“细腻装饰美”的原则,柔和了词汇的音调,同时通过变化增强了语言的情感表达,使语言更具亲和力和地方特色。

有些儿化还伴随着变调现象,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在儿化后加助词“滴”,语调上变高调,在使用时一般在句中作谓语或者补语。这种儿化往往更加柔和亲昵,语义上也是积极向上的。

例句:

- ① 这水晾的刚好,热乎儿滴,喝了得劲儿!
- ② 这馒头蒸得好,暄乎儿滴!
- ③ 这糖真好吃,甜丝丝儿滴!
- ④ 这粥黏糊儿滴,真好喝!
- ⑤ 这个娃娃软乎乎儿滴!

2.1.2. 词缀的节奏化美感

附加式构词法是山东方言最主要、也是最主要的构词方式之一[16]。因此，山东的词缀语素十分丰富，不仅具有与普通话相同的词缀，也有独特的词缀语素。词缀在语言表达中不仅能改变词性，增加语法意义，还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和节奏美。在山东方言中，常见的前缀有老、巴，中缀很少，后缀如子、儿等。本文以后缀子为例，探究词缀在语言表达中的节奏美。

在山东方言中，“子”这类词缀频繁出现，形成独特的节奏感，其多用在名词后，例如，“树枝子”和“脑瓜子”中的“子”，作为轻声结尾，强化了语言的音韵和谐感。将“子”与合成词组合，还会产生音变现象：“阴平后的轻声最低，去声后的次之，阳平后的较高，上声后的最高”[17]。这些词缀不仅增加了语音的柔化效果，还让语言表达更加灵活。在节奏上，这种尾音有轻声也有变调，其与词根的重音形成抑扬顿挫的节奏，带来自然流畅的韵律美。详情如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mandarin and Shandong dialect

表 1. 普通话与山东方言对比

普通话	山东方言
壁虎	血乎子
鞋带	鞋带子
酒杯	酒盅子
自行车	洋车子
狗	小狗
猫	猫花子
手电筒	电棒子

2.2. 对称和谐的美

对称和谐的美是山东方言形式美的重要体现，主要通过叠词的音乐节奏和对称结构展现语言的均衡与韵律。叠词不仅是山东方言中的高频语言现象，还为语言表达增添了形式上的美感。这种对称性让词汇更加生动活泼，同时增强了表达的情感色彩。

2.2.1. 叠词的音乐美

叠词在口语表达中独具音乐美。它可增强韵律节奏，凭借相同音节重叠让语句朗朗上口、节奏明快；它还能突出情感色彩，强化情感程度并表达亲昵喜爱的情绪，亦可渲染氛围意境，营造轻松活泼氛围或描绘生动画面。这使得口语表达更生动、丰富、富有感染力与画面感，让交流更具魅力。

叠词在山东方言中广泛存在，常用于描述状态或形容事物特征，如表 2。

Table 2. Reduplicated words in Shandong dialect

表 2. 山东方言中的叠词

叠音词	释义
站站	普通话“站”，第二个“站”为轻声
啰啰	说，但带有贬义情绪
起起	起来，第二个起为“轻声”
嚓嚓	动作缓慢
挂挂	牵挂

这些叠词读起来不仅生动活泼，还充满形象性和动态感，其通过音节的重复与对称排列，形成了自然的节奏感，让语言既显得生动又具有审美张力。

2.2.2. 叠词的对称结构美

重叠的构式不仅能带来音乐美，还体现了结构对称的美，我们可以将这些重叠构式分为这几种：“ABB”“AABB”“ABAB”“A 巴 A 巴”。

① ABB 式

亮堂堂 麻利利 年轻轻 热乎乎 齐正正 黄来来 稠乎乎

例句：这小孩儿年轻轻哩，怎么不找点活儿干呢

② AABB 式

清清亮亮 奇奇怪怪 神神叨叨 板板正正 黏黏糊糊

例句：这个人神神叨叨哩

③ ABAB 式

拾掇拾掇 扎古扎古 利索利索 黢黑黢黑 正白正白 掂量掂量 拍打拍打

例句：洋车子坏了，我去扎古扎古

④ A 巴 A 巴(“巴”一般用动词搭配后重叠使用)

揉巴揉巴 择巴择巴 切巴切巴 擦巴擦巴 扫巴扫巴

例句：你把这菜择巴择巴

这类词通过对称的音节排列，突出了结构上的整齐和均衡。例如：“亮堂堂”用以形容屋内光线充足，语气轻快，增加了情景表达的明快感。例如，“这个屋里亮堂堂的，看书正合适！”其中，重复的“堂堂”构成了语音上的对称性，同时在情感上传递了愉悦感。相比普通话中的“亮堂”，山东方言的“亮堂堂”用叠后缀“堂堂”形成对称，使表达更集中而有力。这种对称性符合“对称结构”的美学原则。语言通过重复音节或结构平衡，创造了一种视觉与听觉上的统一感，让表达更具形式上的韵律美。

叠音与尾缀的结合进一步增强了山东方言的对称美。例如，“黄来来”和“甜丝丝”通过叠音尾缀的重复，让语言听起来更加生动活泼。例如：“这窝窝黄来来哩，蒸的真好”，叠音不仅强化了描述，还通过对称结构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力和节奏感。这种尾缀的对称性与美学中的“均衡美”一致，使语言的节奏感更强，同时增强了听觉上的和谐效果。

山东方言的对称和谐美通过叠词和对称结构的广泛运用，展现了语言在形式上的美学价值。通过对比普通话和方言的表达方式，可以发现山东方言更倾向于简洁和对称的形式，同时兼具丰富的节奏感和情感表达力。这种对称和谐美与美学理论中的“均衡之美”和“韵律美”高度契合，让方言在语言表达中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

3. 山东方言词汇的内容美

山东方言的内容美体现在其承载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内涵。词汇的丰富性不仅记录了古代语言的遗韵，还映射出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在内容美的表达中，语言承载了时间和空间的文化价值，体现了历史美和文化美的统一。

3.1. 古语的传承

山东方言词汇的内容美在于其对古语的忠实传承与创造性延续,这种美通过对古代汉语的形式保留和地方文化的结合展现得尤为鲜明。方言词汇如同历史的活化石,不仅记录了语言发展的时间轨迹,还赋予了语言以情感和文化的厚重感。

例词:

①“家雀子”这一词汇在临淄方言中用来指代麻雀,与古代汉语中的“雀”一脉相承。《诗经》中“雀之飞飞”不仅描述了麻雀的动态,也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家雀”通过加入“家”字,进一步体现出亲近自然的情感,使这一词汇富有温暖的家庭气息。这种对古语的延续让语言在表达生动的同时,也承载了乡土生活的文化内涵,展现出一种“历史美”的语言魅力。

②“刀螂”,聊城方言中的“刀螂”用来描述螳螂,直接取其前肢如刀的形象特征。这一命名方式不仅延续了古汉语中常见的意象构词方式,也让词汇本身充满画面感和生动性。例如,“这只刀螂真威风,抬着‘刀’等着捕猎呢!”这样的表达将螳螂的动作和特性直观地展现出来,使语言充满生命力。

③“夜来”,普通话昨天晚上之意。“夜来”一词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晋书·佛图澄传》:“勒欲试澄,夜冠胄衣甲,执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来不知大将军何所在。’”^[18]其在古诗文中很常见,比如李白《静夜思》中“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④“妗子”,舅母之意。《集韵·沁韵》:“妗,俗谓舅母曰妗。”在明清小说中,也能看到“妗子”这一词的使用,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公孙九娘》:“儿少受舅妗抚育,尚无寸报。”^[19]

山东方言对古语的传承使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感、画面感与情感表达力。一方面,这些词汇保留了古汉语的核心特征,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文化纽带;另一方面,通过结合地方文化,这些词汇又进一步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使语言更贴合地方生活的具体语境。这种内容美是语言与文化深度结合的体现,让山东方言不仅成为日常交流的工具,更是一种地方文化和历史记忆的活态展现。

3.2. 儒家文化的映射

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一言一行中深深浸透着儒家文化的思想与价值观,这种文化特质主要体现在亲属称谓词与祭祀用语中。通过这些语言形式,儒家文化中的孝道、家庭伦理和礼仪精神得以在方言中鲜活传递。这种文化的映射,不仅让方言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也使语言呈现出浓厚的内容美。

3.2.1. 亲属称谓中的儒家伦理

山东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词反映了儒家文化对家庭关系的高度重视,展示了家族伦理中的等级观念与情感纽带。例如:在山东方言中,外祖母被尊称为“姥姥”,既强调了母系家族长辈的重要地位,又传递了对母亲一方家庭的尊重。这一称谓展现了儒家思想中“亲亲相隐”的伦理原则,突出了家庭关系的和谐与温暖。

山东方言的亲属称谓词十分重视秩序伦理,有一定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老”经常作为称谓词的前缀上。曾曾祖父和曾曾祖母一般叫做:“老老老爷和老老奶奶”,曾祖父和曾祖母称为“老老爷和老奶奶”,祖父和祖母称为“老爷和奶奶”。此外,还有“大”字前缀的使用,比如邻居家的奶奶一般按家庭排名叫做“大奶奶、二奶奶等”与此相对应的是“大老爷、二老爷”。

山东方言的亲属称谓体现了山东地处齐鲁大地,重视血缘宗亲、伦理纲常的特点,与儒家的“齐家”理念互通,展现了家庭和谐秩序井然的和谐之美。

3.2.2. 礼仪用语中的文化传承

山东方言中大量使用与祭祀和自然崇拜相关的礼仪用语，这些语言形式反映了儒家文化中的敬天法祖和慎终追远的传统。例如：

① “月嫦娥”：在郯城方言中，月亮被尊称为“月嫦娥”，这一拟人化称呼既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也包含了祈求平安的情感。例如，过年时人们会说“求月嫦娥保佑家宅平安”，这句话将地方方言与传统信仰紧密结合，传递了地方文化的神秘感与敬意。像类似的称呼，还有泰安地区的“泰山奶奶”（碧霞元君）。

② “祖宗爷”：这一称谓在祭祀场合中使用，用于指代家族的先祖。通过称呼“祖宗爷”，表现出对先辈的敬重，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中“慎终追远”的核心思想。例如，“今天祭祖，先去祖宗爷的坟上磕头”，通过这类表达，语言形式展现了深厚的家族观念。

这些词汇不仅表达了对家族关系和自然崇拜的尊重，还传递了深厚的情感和文化意蕴。方言中这些词汇的运用，使儒家文化得以通过地方语言形态鲜活地展现，同时也增强了地方的文化认同感。从美学角度来看，这种价值使方言超越了语言的工具性，成为一种文化与情感的艺术表现形式。

4. 山东方言词汇的情感美

山东方言词汇的情感美体现在语言表达中对情感的直接、鲜活和充满地方特色的展现。通过幽默、亲和力与地方认同感的多重方式，让方言不仅成为日常交流的工具，更以独特的语言形式承载了山东人的生活智慧和情感表达方式。

4.1. 幽默的情感表达

山东方言词汇的幽默表达，是语言情感美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表达方式将地方文化的智慧与语言形式的生动性相结合，使方言成为一种充满艺术表现力和情感张力的交流媒介。

山东方言中的幽默通过语言形式的独特性和语境化，表现出对情感的柔化和生活的乐观态度。例如，“碍手拨拉脚”这一表达通常用在做事被人或物所打扰的情况下，有责备意，也带有宠溺意味。比如“爸爸妈妈在忙，小孩别在这碍手拨拉脚的”。这种夸张的表达方式强化了情感传递的力度，同时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张力，增强语言的情绪张力和感染力，使交流更具生动性。

这类趣味词还有很多，像“毛了脚”，生动形象的展现了人在害怕情况下的生理现象。还有“狗吱吱”，这个词通过模拟小狗叫的声音，来吐槽小孩撒娇。不仅生动形象，也展现了家长对孩子的宠爱。还有像“鬼都愁死了”这一表达用来形容某人行为令人头疼，通过拟人化和夸张的双重手段，使抽象的情感具象化，并以荒诞的方式增强了情绪的感染力。例如，在日常交谈中，“你这每天这么磨蹭，鬼都愁死了！”既表达了对行为的不满，但又因幽默化的表达减轻了批评的力度，营造了一种轻松愉快的交际氛围。

这些表达通过巧妙的比喻，幽默的表达消解了情感中的负面成分，使语言形式轻松且愉悦，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4.2. 亲和力与地方认同感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乡音正体现了人们割舍不断的乡情。山东方言词汇通过其特有的表达形式，展现出语言的亲和力和地方认同感。这种情感美不仅体现在语言使用中所传递的贴近性和温暖感，还体现在语言与地方文化深度融合后所形成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山东方言中大量使用带有亲和意味的词汇和表达，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例如，“俺”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是山东方言中最常见的词汇之一，相比普通话中的“我”，“俺”听起来更加朴实、

贴近生活,体现了一种自然的亲近感。使用“俺”时,语言中带有一种朴素与亲切的情感基调,例如,“俺家种的地,今年丰收了!”通过“俺”这一地方化表达,不仅让听者感受到说话者的质朴,还强化了叙述中人与土地、人与家庭的紧密联系。

“俺”的使用体现了语言的柔性美。柔性美强调通过语言的柔和性和情感化,减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使交流变得更加融洽。山东方言中对“俺”的广泛使用,正是通过语言形式的柔化,增强了交际中的亲和力,使地方语言具有了情感联结的功能。这种称谓不仅是语言的交际工具,更是一种情感纽带,通过语言形式的贴近性增强了人际关系的和谐美。

山东方言中还有许多独特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已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使用这些词汇能在交流中强化使用者对地方文化的归属感。例如,“老师儿”是山东地区的常用称呼,带有一种礼貌和尊敬的语气。与普通话中“先生”的称呼相比,“老师儿”不仅体现了地方化的文化符号,还通过略带口语化的表达增强了交流的轻松氛围。例如,在公交车上,“老师儿,麻烦让一下!”这一句中的“老师儿”不仅是一种礼貌的称呼,还传递了地方文化中的友善和热情。

“老师儿”的使用不仅是语言交流的手段,还成为了地方文化的标志性符号。通过这一称呼,使用者能够在交际中强化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同时也向外部传递了地方文化的包容性和礼仪精神。

综合来看,山东方言是一种兼具形式、内容与情感美的语言艺术,它将地域特色、历史传承和情感表达有机融合,是中国方言文化中的瑰宝。在保护与传承方言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延续地域文化,还能深刻理解语言与美学之间的联系,从而实现对中华文化的更深层次认知。这种美学价值和文化意义,使山东方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为当代语言学、美学与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启示。

参考文献

- [1] [意大利]克罗齐. 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M]. 朱光潜, 译.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3: 159.
- [2] 姜燕. 汉语口语美学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 [3] 王鹏. 近 30 年来山东方言词汇研究综述[J]. 汉字文化, 2020(17): 46-49.
- [4] 高文亮. 《醒世姻缘传》中的山东方言词浅析[J]. 西安社会科学, 2010, 28(2): 137-139.
- [5] 刘迪迪. 山东方言词汇的地域文化发探[J].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 2014(5): 143-146.
- [6] 刘国栋. 山东蓬莱方言“子”尾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24.
- [7] 张晶. 山东章丘方言词汇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太原: 山西大学, 2018.
- [8] 张盼盼, 冯铁山. 山东利津方言词汇的基本特征及文化归因分析[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5(10): 33-35.
- [9] 金冉. 山东日照方言新老派词汇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24.
- [10] 任荣. 山东邹城市方言新老派词汇调查与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22.
- [11] 刘甜甜. 夏津方言词汇的方言地理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23.
- [12] 张晋龙. 山东方言词汇地理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2019.
- [13] 王力. 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N]. 文艺报, 1962-01-26(002).
- [14] 钱冠连. 美学语言学——语言美和言语美[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3: 201.
- [15] 周佳乐. 现代汉语形态问题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南昌: 南昌大学, 2023.
- [16] 于潇怡. 山东方志方言词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2023.
- [17] 曾范国. 山东临朐方言调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2.
- [18] 陈昌来. 汉语 X 来式双音词词汇化及语法化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232.
- [19] [清]蒲松龄. 聊斋志异详注新评(第四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149.